

勅撰書目

十五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五

嘉言

儒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反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固或逃誅。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事父不安親則禍憂至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惟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群臣不用禮義教訓者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事主不忠傾國亂政寧有以得壽終者耶。○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公則誤君而危國私則賊身而喪家不祥莫大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

之有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不孝父母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父之有逆于天地鬼神不能容。上下乖離家道以衰。釋譏間君臣誣毀良善使君臣猜忌父子不和所造罪業無量無邊。○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世。五逆十惡業三毒以為隣死定入地獄未有出頭辰。五逆不孝順天地容不得王法鎮乾坤犯子休不得。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鴆梟含毒逾於蜂蠆。○殺害父母兄弟六親王者所戮死受惡報。○護婦罵父母死墮斬舌地獄。○若有衆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無出期。箇箇惜妻兒爺娘不供養兄弟似冤家世間多此樣牛頭努目嗔始覺時已鄉。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生不識親而逆孝行懷此逆者其惡無盡。若於父母起惡

心或佛菩薩聲聞衆此等皆入黑繩獄

道不忠不孝罪之大惡。不忠君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友兄弟不誠夫婦不義朋友不禮三光不重五穀身三口四大秤小斗殺生害命人百已干奸私邪淫妖誣叛逆從微至著三官鼓筆太乙移文即付五雷斬勘之司先斬其神後勘其形斬神誅魂使之顛倒。語及父母師主不善天曹罰病。恃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不忠不孝入女青獄。嗔怨父母自愛妻兒死入西方地獄。

感應

宋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哲宗時仕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怡息不忠務為欺蔽歛怨于上引蔡卞等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妻孥甚至誣毀宣仁居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塚斲其棺哲宗不聽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涓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時得重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又以皇太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誣以左

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悔之乃曰章惇壞我名節民有被酒狂僞者誅  
貸其死惇竟論殺之哲宗崩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輦隨  
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貶雷州司戶叅軍初惇貶逐蘇轍于雷州  
又下令不許占官舍轍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占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  
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  
不可也徙睦州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北斯縣鄉中時盛夏帝與隨從之  
人已皆疲困少息于木下須臾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  
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俄有數丈大火流于帝  
前帝大驚而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雷震死其男婦皆上皆有朱  
篆而不可識獨小兒有朱篆可認云賊臣章惇後身帝曰章惇為相誤國  
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為臣不忠者可不戒哉  
唐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為地下所由引至  
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罪狀既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已實無  
罪王令取簿來須臾有綠衫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

檀等州國家遣兵赴救兵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遣行為默啜所  
敗殺萬餘人大足元年河北蝗虫為災蒸民不粒再思為相不能開倉賑  
給至今百姓流離餓死者二萬餘人宰相燮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  
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  
伏罪忽有手大如扇毛鬣可畏再攬再思指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  
何得至此所由對云却問其人云無過宜放迴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  
為中宗所聞召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跡於中書廳記之云

漢董卓字仲穎臨洮人為羽林郎以武功封叅鄉侯後挾兵柄弑逆無道  
縱兵剽掠洛中貴家金帛淫略婦女謂之搜牢虐刑濫罰睚眦必死常遣  
軍至陽城時人會于杜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  
歌呼而還後却帝移未央宮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  
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居二  
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後呂  
布李肅等謀誅卓卓方朝服升車馬驚墮泥復還更衣至北掖門李肅以戟

刺之傷辭墮車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百姓聞之歌舞於道責其珠玉衣  
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殺其弟及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  
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  
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後其黨李惟收其灰合斂  
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暴雨遽震其墓家戶開水土流入既出之棺向入  
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既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  
風復破其家人皆以為卓不忠之報

宋馬識遠建炎三年為壽春守虜騎南侵而人籍籍言郡守嘗使虜與虜  
通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即日為降書啓城迎降虜  
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通判又以虜退為己功乃上章言太守降虜已  
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通判恐即為惡言動衆識遠與家人皆  
被郡中群小殺之朝廷嘉通判功遷為本郡守受命張宴酒方三行通判  
倉皇失措呼識遠名如有所見叩頭引罪言其實以城降乃冒以為功使  
公以非命死其悔無及旋即仆地而死

宋秦檜為京太學生時誦秦長脚一日睡于窓下有異人來拍檜語其同  
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於其手者後檜  
自北歸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宗欽宗  
北遷慘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二帝金人屢勅望風畏  
服呼為岳爺爺又飛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旗賜飛令行師  
達之初檜雖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未悟其姦  
至是兀朮又貽書於檜曰尔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女  
婿此讎不可以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俊  
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謀還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万俟  
卨煇煉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于東廂綺窓下畫灰密謀于  
妻王夫人夫人贊成之曰擒虜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于市  
流徙兩家妻孥貲產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  
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  
殺害忠良罪極惡大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

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王夫人朝夕思之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  
伏章見熺荷鐵枷因而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鄴都方士如其  
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  
人東窓事發矣卨在鐵籠下與檜爭辯殺岳飛事檜不服至嘉泰甲子衡  
州有老儒自州學晚歸中路暴亡遇兩人昇草輜來強使登輿跋涉高深  
至一所有黃頭力士引入見万俟卨荷校在內謂老儒曰此間勘殺岳  
飛事甚急當殺飛時秦檜曾惠親劄今不復認某故在此未得解釋此書  
今在某樓文字內無緣得來故白主司邀公至此煩歸語吾家可急取於  
城隍廟焚化老儒諾之黃頭力士引出仍命草輜昇歸及門而甦時其家  
昇尸歸歛已七日矣心尚溫故未蓋棺耳既甦索飯食畢即命昇往卨家  
屏左右與卨之子言之卨子如言檢得書就城隍廟建水陸一中焚之後  
又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死而復甦曰適看陰間斷秦檜万俟卨為臣不忠  
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與卨等俱押往無間地獄永劫受報矣為惡之報  
其嚴如此

唐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  
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送者也  
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墜樹送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  
山下人盡下車却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曰此三郎子  
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送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攜手又  
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卓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  
曰何為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君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為此行要見使主乎  
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減耳踞席坐  
于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脚唾其膚因問曰僕射何故如是納曰平生  
為臣不忠當受此報今日復奚言也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猶在  
殿堦謂曰要見新使耶又命一人送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  
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以欠嗟而進者久之忽無所見唯蒼苔松柏悄  
然嚴靜乃薦奠而回見納納呼人卧內問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樗蒲投具  
得吉兆對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嗟吾足於是舉足乃王祐所嗟足跡

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遣見新使為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十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為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遼劉哥字明隱太祖兄寅庶子幼驕狠好陵侮人長益亮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徽會同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晉以病先歸與劉哥隣居世宗立于軍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于秦德泉既接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槍刺之劉哥以身衛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端得馬復戰太弟兵敗劉哥與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然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天祿中與其弟益都王子天德侍

衛蕭翰謀反耶律石剌發其事劉哥以節辭死後劉哥有弑逆之謀既覺之帝召至問曰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項疽而死遂貫之耶律屋質固諍以為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按之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項疽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授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達業此號未嘗假人今將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于戲討慕容泓為泓所敗獻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殺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自樹永固頻為慕容冲所敗冲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恠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後又將永固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愕走之後帳宮人逆來刺鬼

悞中長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牙月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今醫之流血如夢後三日長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篡逆遂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涓父皓先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晞遊溫乃疑之庾清生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僭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體黃衣謂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車為左右言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即病因此憂懣而死

宋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隣人恚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鬪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梓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為隣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為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渡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採長藤入水纏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恠其味竊藏一鬻留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尋見婦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狗言語如恒自云不孝於姑為天神所罰夫乃斥去已後乞食於道不知所往

齊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必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噎死緒聞心中介然即吐血明日而死

宋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後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



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去妻憫姑老不忍棄掖之以行  
陷于淖俛而取獲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  
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却還  
何用去復掖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告曰恰  
到此為黃黑班牛嚼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蓋為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  
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

宋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每為族人勸止  
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與  
之日以是為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  
於民舍雨止而出聞于已震死趨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脇下皮內與血肉  
相連父探懷中所携已失矣

宋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凡  
三人震死於一室澤背上有朱書曰天誅不孝龍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  
鐵師居白龜池為娼其母但處女家遇于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

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相與罵侮以乞婆目之故獲此譴

宋時陳永年嚴州人開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  
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  
母恚悶仆絕尤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卧是夕永年忽遭震  
死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  
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着青裙白衫頭髮  
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告父母坐此  
業報今受羊身未償父母命明日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息垂乞  
性命母驚悟旦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如玉釵形母  
對之悲泣止勿殺待慶植至放之俄慶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許殺  
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  
許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  
即殺之既而客皆不食植恠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

宋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廕至承務郎某處  
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熙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  
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座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  
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之子已而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拜曰帝君掌  
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  
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既已富貴率  
皆驕淫貪暴不孝不弟今爾亦止可一任矣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  
長者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  
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母憂福子出廟  
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徧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  
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為州字  
也次子溺成州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宋乾道五年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  
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為廂急報趙至問其由已不能  
言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經目與生肉則  
攫取而食六七日後稍榻在傍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近趙昇置空  
室扃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  
李為人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必至盍與之焚章  
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命  
方絕李生時凶戾狠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隣趙生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  
者

昔黎瓊茂州人放蕩無賴貪姪酒色不顧父母之養父喪無戚容不事喪  
經仍耽酒色如常時母尋喪暴露五載不終襄事縱欲敗度愈甚一日被  
雷焚死

宋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  
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曰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言其名字  
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  
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之不可父乃去曰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為公

訟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有震霆入歐陽氏之居幸其  
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隣里皆震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氏家人  
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

宋德州德平縣民有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  
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新構瓦屋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  
如拱把一夕大雷電夜叉數頭相逐繞其居折柳盡斃亂擊屋瓦其夜隣  
家聞門外語曰不孝之家宜盡碎之明日視屋無一瓦得全

宋南劍沙縣人羅鞏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鞏亦以前程事朝夕  
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宜急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懇之曰  
鞏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不葬耳  
鞏曰家有兄弟罪獨歸某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諸子  
碌碌不足責也鞏既悟悔恨束裝還鄉人同舍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  
而卒

宋鄱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為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  
母亦遭吐罵隣里皆惡之乾道七年二月寢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蹶介  
介不能出聲救療踰十刻方醒久之能言曰蒙綠衫人呼去逼入浴室中  
四向皆然火熱不可向啼叫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如是移  
時欬然而寤謂為夢覺然境界歷歷可想也俄頃雞唱父詣厨作粥牝猶  
適產五子於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懼設誓不飲  
酒盡改故態

宋乾道九年贛州瑞金縣市橋壞邑宰孫紹持錢授狗脚寨巡檢程珪欲  
買木繕治縣民温大居與仁鄉之胡嶺家有樹林其巨者一本圍五尺前  
二年温母命倒伐之規為送終周身之具未暇鋸解于亡狀不復與母議  
徑詣里正胡璋劉宗理售之得錢萬五千悉掩為已有母聞而泣曰吾年  
八十五歲旦暮入地百物不可將欲送死者唯此木耳汝為我子何忍見  
奪耶程珪遣軍校張友部役夫方欲牽挽木從山自衮下其末斷折丈許  
見者異焉四月初温在田時福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  
分右畔如火所焚煙色鬱然左畔半體仍舊不死背有朱書不孝二字

宋麗水陳尉一日出廳見門外有數人衣青紫者入遂回取衫着泊出不見人惟案間有黃牒一紙開視皆不可讀止認得其姓名下有不孝二字遂驚懼急命道士作法消穢取牒置紙錢上方舉火為霹靂所震其妻亦震死於堂蓋陳夫婦平昔不奉其親故獲斯報

宋紹興癸酉夏四月衢之龍游地名堰頭有吳氏妻與姑爭飯有語其婦遂持飯傾與豬食之須臾雷電遽作二三天神自其門前楊柳下入其家擊二小兒於床上其婦與豬震死於當門

宋紹興丁卯龍游地名城角有姓徐者兄弟二人共養其母五日一輪其兄貧甚而弟稍厚相去十餘里及兄供之次饘粥不給輪內尚有二日語其母曰食不足且往弟處後措置得當補填其母乃往及弟門而弟不納曰兄供未滿母以兄之意語之弟力拒不容入母聞其飯已熟覓少止饑其弟乃令妻取飯甌置卧床以被覆之雖杯飲亦不進母乃垂淚而往行未及里片雲遽起雷電大作俄有一神人自籬外入提瓶甌擊之其神人遂入先取其妻震于門次震其夫于堂人之不孝其親以速天誅捷於影

響可不慎哉

宋姑蘇村民安二以漁為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為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襍被登舟行數里至僻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于那得不愛柰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為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死于野遍身皆斧傷臣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絕

宋廣州番禺巷內民家女子父母甚愛之納婚于家女狠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晝飲過醉復詈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指畫肆言穢惡不可聞隣人不能堪至欲相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身不仆手猶舉指如初

宋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不得其飽而自食白粳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盃中粳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往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吐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衣授之婦反覆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皆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

宋興國軍民熊二稟性忤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子視之如路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聽將訴之於官復不忍但每夕焚香仰告神天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惡子方從其徒縱飲聚博長空無雲忽變陰慘雨脚如麻雷電交至諸人對面翳暗莫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良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於郭門外刈其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識曰不孝之子時淳熙三年

九月七日也

宋時有二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於同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陳五四者正在飯店內烹飪尚未得食立於竈後有牧童王正忽見有文身之人携錦皮簿書入門恍惚間先携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五四頭巾穿破頂上一竅穿透靠壁而死

金熙宗時解州安儀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實至梁獨狠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中河東荒饑疫癘荐臻流徙滿道路梁挾母與妻并穉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就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減半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前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即仆母在地曳之道側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稍進遇妻妻問姑安在曰老人舉足遲但先投大家丐晚餐以須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為夫所害還訪之見尸已僵搏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于縣纔及中途風雨暴作霾曠不辨人迅雷震耀鬼神飛焰雜遯出沒衆懼散亦不暇顧梁所之

少頃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燒爛唯腦骨僅全儼成觸髅之體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言語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愍其妻能孝姑給穀養之梁經數年不能舉動號呼而死

宋度支員外郎王清再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奉養殊闕清死數年經有二子皆以成立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已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婦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詣母定省高氏力止終不輟經卒水丘婦亦病癩卒

昔有婦性很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乃作計教其夫主令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震殺其夫母即還家其婦開門意謂夫歸遂發言已殺未姑答曰爾夫已被雷震死其婦驚怖俄而雷電復作婦亦震死隣叟夢入冥見不孝夫婦俱在地獄受諸苦報

宋劉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供侍湯藥母不樂往妻悍甚劉不能制母死大罵曰吾必訟汝於陰府不數日妻卒又數日劉卒妻方大殮忽震霆一聲腹皆拆裂臭聞數里雖至親亦皆走避無一在者然則用妻妻語違父母訓是可然乎

宋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孝每出外慮其妻金氏侍奉有闕必再三祝付而後往金氏不聽夫語養不盡禮母甚埋冤金氏憤之恰值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糞金氏乃以麪裹糞為餅餽以進母食既半覺臭穢不可食遂留以待兒歸李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金氏奔走尋避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走入關王廟中李生入廟見一狗伏於案下睜目不敢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狗流涕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為狗矣數日而卒

宋松陽縣有少年子寵養金鳳且善鬪可直宋官會數百券忽出外數日缺食而死妻疑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罪阿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豈知此子竟恨歸不見禽欲撻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爾其寬之子怒極曰老狗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為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湯浴洗

俄黑雲四合震雷一聲挾其過前山擘開楓樹冥其中此地極暗人不可見惟母見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懸尸於樹木之杪

宋宿州虹縣何借職言往年自宿以東秋夏不稔有村民忘其姓氏常優其妻子而怒賤其母因時饑饉越他鄉適過一大林間無行旅謂其妻曰婆老累我遂用弔於墓樹而去其家舊畜一犬習養甚馴夫妻既行犬遂不復返返居母之左右頃刻有少年躍馬一二輩臂鷹挾彈道出林下其犬輒出吠之少年引彈之則望林而竄如是者數若有所訴少年本豪俠尚義情有所疑因隨而視之果見一老嫗懸於墓樹處為解之詰問其由備言兒婦之故前路未遠少年頗傷其意遂乘馬赴逐使老嫗後之犬亦兼行至前店夫婦方解縻少年者未識其人大搖尾先至夫妻皆欣然曰犬至矣少年曰此必其人也將下馬即擒之未及見犬躍上鬮斷其喉遂卒妻送官司所屬准法

宋鄱陽孝誠鄉民王三十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別易株板及母亡則又欲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葬旬日為雷擊死倒值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笑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忽起挈子往他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斲棺一竅表以竹而掩之始得寧

宋福州長溪民為贅婿於海上人家以漁為業其母患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婦民不肯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於舍後復誑其母且告之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既多且大常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老媪耶妻往賤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信往視之果見群蛇蟠結一窠大者昂首出徑呖其喉即死蛇亦不見宋陳昱福州人也嘗貢入京師往二相公廟力以科第懇焉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昱猶疑之未信明年果下第遂急歸營襄事宋紹興中吳江縣民張十妻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夜夢神告曰汝不孝即當得惡死未幾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及髓宛轉呻痛聲連隣里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薦席皆盡年餘乃死

宋高君贊福建人登進士第娶檀氏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為妻生二子一女而子亡君贊仕至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尚幼唯檀氏劉氏共處劉氏年尚壯失婦道檀氏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湯藥幸其死遂寘蠱以毒姑之婢病未及死即強斂而焚之未數日劉得疾但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頭極痛勿抽我髮又曰蠱我已多幸少寘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其婢蠱我數日而亡

宋洛州打車李留哥幼失父有老母王氏留哥酷好賭博不務營生全無產業其母冬衣單衣一日留哥賭輸將母裙就身解脫其母拽之不住將母推倒跌下二齒留哥恐遂去濟南依吳屠家賣肉稍改前行住數年生理頗勝吳屠遂以女妻之後致吳屠家巨富濟南人因呼為李吳留吳屠死無子留哥盡有其資遂棄屠業開典庫為生出入鞍馬以為豪戶一日有告其母曰爾兒在濟南開典庫爾却居此受苦其母遂告街坊乞少裹足遂往濟南尋至留哥宅前問姓名有婢出問曰婆婆為誰應曰我乃留哥母婢傳入留哥從門內視之令僕將母逐出云此老婆風魔母不得已

於濟南日乞於市夜宿悲天院院主張社頭一日於典庫見留哥曰爾母何為不認留哥曰諸事休言若肯壞此老婆與銀一錠社頭曰可留哥與社頭銀一錠社頭將至院買未麵日飼老婆謂婆云從今日勿上街留哥見母不上街謂社頭依其言然且疑未決不數月母用銀盡又上街行乞至留哥宅後門有婢抱留哥兒見見婆輒入婆懷婢遂以與婆兒亦歡喜惺惺留哥妻見孩兒歡喜惺惺留婆日抱之遂與飲食婆亦隱其實不與吳氏言一日婆失手跌下孩兒磕破面留哥見將婆毆之幾死其妻勸止至夜半婆稍蘇告吳氏曰我洛州打車李清妻爾夫是我親兒我來此既不見認更與悲天院主銀教壞我命吳氏聞之遂請婆婆入後堂拜謝之留哥見之大怒即毆擊婆并吳氏為隣家所知執以送官官召張社頭具言其實乃申于庭將留哥劓于市刑訖吳氏敬養老母終年

宋太學經德齋方清孫家仲之弟也出繼從叔位將其叔田產盡賃之別置己業後得疾危殆命道士設醮道士出神見乃叔云螟此子者欲其守先疇今數世之產轉鬻他姓吾訴于帝已得請矣其家聞之恐再設醮蒙



仲代作青詞叙悔過之意語極懇切道士再言乃叔云非由衷之詞蓋出他人之筆病竟不起

宋紹興十九年沈約知潼川府方坐衙次忽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辨旋踵間雷雨大作有神人絳衣高冠露半身於庭樹之杪指顧曰撲即有大青手出雲霧中取執搗一卒撲殺之少頃開霽沈公詢其所以乃此卒請糧粟不與母食其母常仰天而詈故遭誅云

宋洪州崇真坊址有大井杜三者汲水賣之夏日則賃蚊藥以自給有一母一弟同居弟備於餅家惟兄以兩飯養母然恃酗酒小不如意至於辱罵加毒隣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嘗夢其父告曰汝不孝極矣後復毆母吾必殺汝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如狂取所合蚊藥內砒霜硫黃搗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飲市人以為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

宋周凌司勳子婦病腿間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勿效聞有一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于冥司問其婦疾周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其子懇告吏復為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剝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我即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宋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為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為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棄我我雖死必許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冠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涯日富紹興八年入蜀中謁韓慥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問前程相君氣色恐有不德事立秋後當為君說葉大怒幾欲毒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嘔血始以為憂同行鄉僧

來貨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此人曾犯大惡數日不死吾不談術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凌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女童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厨舍內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已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周王彥偉河南人為性凶惡好遊獵父鞠養憐愛極重每戒不從愈與惡人交遊恣意射獵父曰射獵恐損生命絕係嗣偉不聽常獵不止兼逐惡人恒為過惡父母既見不止去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

卧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速死無其瘡瘢將為卒亡忽見鬼來入室內震動家內大小並覺翻偉床前偉便仰卧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喝叫救命合家大小及隣人併力挽之畢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而卒

昔迦默國鳩陀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悖逆不脩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不勝後入地獄受罪無量

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構牛乳構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即生瞋忿以手搥乳散其母面隨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遍生白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脩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僧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僧久不欲外人之檀越出幸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

皆死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沐浴清淨披僧衣為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選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淹留至七日使者曰法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神見打甚困袒而示背背果青腫官曰稽留多各與杖二十杖訖流血滿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床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云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割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正杖間即見首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僧弟子其罪並懺悔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未合死主典曰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曾勾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宇弘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

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僧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罵父事白王王曰張目罵父懺悔不得然師為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手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脩福果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手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僧僧送出至其家內正黑法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脩福法義手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七年後兩目流血而殂

元杭州王文伯至元婦附後遷居新安子婦名西湖性慧黠喜塗抹不愜其夫愚陋一旦并其姑毒馬携囊將遁暴卒隣人沈公夢其入牛欄而生攢面白唇丹眉如畫角如髻遠觀宛然婦人也呼其名則舉首笑之則瞑目或下淚後捨入里寺為常住牛其兄在杭州聞之至寺齋僧懺罪牛吐而斃時人刊其像貨焉

唐馬敬宣懷州武陟人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

一女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嘗不知因夜作煎餅一女年七歲饑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執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死又旬日謝亦無病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復活敬宣問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視之足果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氏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

蜀杜判官妻張氏與杜齊體數十年誕生一子平居不敬其夫夫老病不能視聽步履張待之若犬彘杜竟凍餒而卒後張發將窆發引之際覺秘器搖動疑其還魂啟棺視之見張化作一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頃徐徐奔林莽而去人皆以為不敬其夫之報

蜀主魚鳧有弟葭萌封之于苴是為苴侯久之苴遣使求賂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盛時梓潼帝君伺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臾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苴竟大敗

嘉言

儒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反天不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天殃、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不禋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違天必有大咎、人而欺天莫大之罪

釋貪着世樂不信三寶其後命終墮餓鬼中、若人不敬佛及佛弟子衆現世人呵罵後世墮惡道、若有衆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毀謗如來壞正法輪於諸菩薩誓辱傷害不久當墮三惡道中、或叱躪天地呵責鬼神貶斥聖賢如是罪業無量無邊、誹謗大乘法決定趣惡道、破和合衆不信因果是無間罪、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訾受極惡趣無有出期、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其罪實重、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訕訕然誕佛謂其說之不

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若有衆生聞說大乘心不樂聞調弄誹謗  
則是邪魔眷屬○不解此法而輒毀謗百劫千生斷佛種性  
道不信經法妄生謗黷命終之後墮大地獄○慢道輕教自有陰責○得  
吾真經生不信想誹謗滋甚當來惡報眉髮墮落遍體瘡痍○訾毀三洞  
大法經典死歷九幽出生野獸中○舌爛壞者從訾毀三洞大乘經教中  
來○為人不信法毀謗諸賢良死受鄴都獄○誹師謗道輕慢三尊致墮  
諸苦長與道隔

### 感應

宋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灑酒罵天太平興國初羈游河朔中  
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降于馬前昂取視之皆黃字天篆乃上帝譴  
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擘捨者擲之躍馬而去俄頃  
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拾行裝急奔  
前店則風清日麗了無纖翳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雷雨雷電  
震撼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  
可手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屋諸子驚甚即馳入  
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廬舍搖動諸子益懼近食  
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  
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皆有赤文橫布十數狀類捶痕似  
雷鬼之所為也

宋元嘉六年胥道子行經上明見芙蓉方發取還家聞華有聲恠之尋得  
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辭以箱案懸於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  
來解所披衣堆座案上有人寄宿恣意污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  
身舍利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生為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遂  
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餘舍利騰空而去

唐勝州都督薛直丞相訥之子也好殺伐不信神鬼直在州行縣還歸去  
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  
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

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命長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知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君命且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殞于此矣直大恐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夢見直械繫而去驚覺入戶視之直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子與別曰吾已死在土驛身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唐龍朔三年崔義起夫妻皆不信佛法其妻之父蕭鏗辛酒不入門專誦法華般若數千遍一日妻亡為脩三七齋次乃附婢使素玉曰我生時雖聞有地獄而不之信今受苦不可言茲由汝等為我轉經然燈遂得暫歸我過幾日更來將素玉去冥司矣至期果然素玉暴死乃見一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火鑊鐵床總至夫人受諸苦楚忽見父蕭鏗坐蓮花臺語素玉曰我女生時不用我語不信善惡常多瞋妬今受此苦汝婦可語

兒女作諸功德使之解脫時見一婆羅門詳行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法華金剛藥師經各一遍並作梵聲而誦素玉並解言音如是三日素玉乃蘇具言其事時有薛將軍聞而敬之設齋迎素玉令試其經及陞座誦之一字無遺座中有梵僧合掌歎曰一如西域語音無異合眾驚訝咸生正信

昔有眾生居辰寒吃瘡瘻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慢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昔提婆達多名作種種因緣欲得然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已頭上即便悶絕躡地而死

昔佛在舍衛國無數大眾為說要法時有外道弟子摩那祇女宿罪深重身帶木盂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即寺見世尊與無數眾而為說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在眾中毀辱瞿曇佛姓華言令我等師

致供養乃至衆中說偈言此說法人令我此身懷妊有兒時大衆中多  
外道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衆聞此女語皆共信用其信佛者內自  
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綵女出家學道成家正覺豈有心眷此穢  
陋之女時釋提桓因別稱在如來後執扇內自思惟此弊梵女云何乃生  
此意誹佛化為白鼠齧木孟繫斷聲震大衆無不見者其中不信篤者皆  
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僉然同悅  
尋有一人從座而起手執木孟語彼女曰此是汝兒耶時地自開全身即  
入阿鼻華言無救地獄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  
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現驗如此豈云後世  
昔有衆生兩目失明都無所見或抵樹木或墮溝坑於是死已更復受身  
既得生已還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暗  
他眼籠閉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提婆達多種種變態動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徒衆音少提婆  
達多自言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繞與佛何異

如是思惟生心破僧得五百弟子後舍利弗說法教化僧還和合提婆達  
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杵遙擲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  
丘尼呵之復拳於尼尼即眼出而死作三逆罪復與邪師富蘭那外道等  
為親厚斷諸善根復以惡毒着指訓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  
到於王舍城地自然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

宋釋祖可字正平西蜀蘇伯固之子養直之弟崇寧中止廬山幼瞻家學  
預江西詩派雅雅思淵才非古之下一日猛省曰眉宇向秋專於吟詠忽若  
死魔索戰將何排敵因叩一耆宿曰歲乘祕典何者為勝耆宿曰法華君  
於群經固可信矣可即躬覽已而告曰此經可取止有香風吹萎華更雨  
新好者一聯頗協意可輕發此言即感迦摩羅疾華言白癩舉身焦臭不可  
近逾三十年方殞故叢林中以癩可目之經謂若見受持是經者出其過  
惡此人現世得白癩病以可校之佛言不虛矣  
宋僧孝慈居慈門寺自幼依信行禪師說三階佛法以脩善行身常乞食  
著糞掃衣六時禮懺隨所住處以是化人唱言誦大乘經者則入十方

異地獄急須懺悔一時在岐州說法次有優婆夷華言近事女持法華經勸諸

有緣同誦慈言曰汝持法華不當根機合入地獄速須捨誦餘者並捨之

其為首優婆夷不念即於大齋日萬人聚會燒香發誓曰若其持法華不

稱佛意願身染惡疾令大眾見又願生身墮入地獄若其持法華稱順佛

意願禪師即當此報言已慈即應時被神所打失音不能言其西高座唱

集錄者亦復失聲內有五箇老禪亦語不得其捨讀誦人睹茲異報讀誦

倍先

宋景定中京師一富人姓王嘗聞人言金陵乃帝王州繁華無匹切慕之

且止二三百里之近扁舟携所寵李氏同往恣遊歷覽至鐵塔寺携手笑

謔後歸自省曰寺乃神佛所居誤為笑謔遂命道士設醮謝過其詞語云

始為金陵之遊致有鐵塔之誤詞奏上奉帝旨送三省進奏院看詳致誤

之因院官閱簿籍即無上件事迹遂差天丁下所屬契勘既至鐵塔寺伽

藍等神具析方行彰露却云歲終方敢類奏張祖師自進呈帝大怒云此

等不敬三寶笑謔侮慢敢達天京王李二人送雷司鐵塔寺送火司後祖

師力叩此人愚昧難免罪戾但知謝過欲望天慈特賜輕減再奉帝旨王

李皆賜死鐵塔寺焚毀若王生者不自畏心亦不畏神悔而方知畏天吁

亦晚矣

五季中進士孫樵性尚剛介不與群居詎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

梓潼帝君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

進欲投邸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杜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涘如何

帝君令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誑我并呼曰神既在何不為

我止風雨使我能止於平陸如何帝君笑曰予所過神廟必侮狎指以為

妖笑以為誣今悔之何及也予示之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浦吏

風雨頓止翌日留記于廟焉自是孫樵終身坎壈而卒

宋姑蘇翟秀才家乳婢王氏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時贅生

於屍日以痛楚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用

兩手於地匍匐移足方可動伺犬彘就槽趣隨之食夜與其寢踰半歲乃

死



宋亳州太清宫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携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煨藥而賣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多欲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頃刻五體烘燒衆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

宋果州益鋪戶師信于乾道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設黃籙齋託宋九四買獻上真酒至二十三日夜四更忽電閃遠殿大風翻屋有一神將長丈餘謂九四曰師信家設醮本令李吉甫買酒汝剛欲為買先除一引固已獲罪又取加饒先契却獻上真殘酒罪不容赦今汝壽未盡汝福盡當有天火焚燒汝且急告其人整衣拜跪燒香至曉方得風止

宋趙提幹彥游開慶己未任湖南倉幹庚申鄂渚有警趙亟許黃籙齋醮遂得善歸後咸淳辛未年間就西山集福院賽醮請光孝宮道士王若川告盟但合用數目浩大龍之鱗甲悉用真金力不能給謀之建陽翁道真則許以金紙代之凡事簡省遂請翁主行齋事王若川雖同壇分任而凡

事終不留心兼執事者俱不嚴肅上貽天譴未幾道衆一行人俱死若川亦感拘攣之疾趙雖享年已困苦無聊一會中人無得免者可不懼哉元新昌縣黃與行至元辛巳設黃籙大醮托館客傅雲叔作醮壇一宗文字醮罷數月雲叔忽患背疽口中言語謬亂其家請法官陳辛叔行法附體童子云傅雲叔作心詞不直罵事意裝成巧語謂黃與行禮義傳家詩書教子黃與行貪虐鄙吝破衆成家安有詩書禮義耶決脊杖二十卧枕三年押赴鄂都收管越三年雲叔疽發死後黃與行死葬之縣外有軍過掘其墓斫尸為三段受禍亦至矣

唐衢之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不及辯以飾非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為語端既死數年後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齧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羣牛中否衆方言笑一牛直詣

衆前驅之不去試以某監齋呼之跪而雨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慙之  
為拜章脩齋謝過遷後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往得往生矣三夕  
而牛斃

宋真歇禪師清了紹興十一年十月在溫州龍翔寺為衆作水陸齋有行  
者九人竊食供果至夜皆死有一人得行者所遺者食之亦病焉

北魏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  
祠祈雨不獲令人取豹舌未幾康生二兒蒸喪身亦遇疾使巫視之見季

龍與豹為厲謝之乃愈

宋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  
為人請雨治祟召呼雷霆若響斯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  
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劍叱咤良久陰雨肅然烟霧  
虧蔽見一神人我冠持斧立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召願聞其旨鄭  
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他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  
敢至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

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衆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

宋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之孫也紹熙五年為涇縣宰初交  
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  
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饌飲兩席設于祠宮而命車呵殿直造其處與神  
分賓主亢禮對酌且言當官藉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恠而憂之是夜暴風  
欵起山水溢溢縣治淪浸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  
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咎湯以廬舍損敗伐木於林藪一新之又命畫工  
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奉事香火心猶未誠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  
唐卿子勉所按罷去

宋湖南帥別之傑未得志之前抵分寧縣旌陽觀縣近有賈孺人適抱病  
其子天錫禹錫命僧叩冥陽祈福是夜至三更之際聞衆鬼邀觀中土地  
同往赴齋土地辭云今夜有大貴人宿此職當呵護不可行良久衆鬼歸  
土地問云赴齋如何鬼曰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污監齋已攝刀於屋  
瓦矣之傑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負明早過其家告之所聞腥穢之事

實於瓦上索刀驗之果如其言

宋淳祐辛丑吉之永新市人於上元夕迎燈奉神自晚至次日天曉花燭交輝極其奇巧有小輩伍三者素習滑稽裝一秀才教學生數人語言甚是山野鄙俚士人見者惡之隔二三日夜夢一神人稱是孔夫子叱之曰汝何等人敢以儒人為戲吾必禍汝未幾全家遭疫至於絕嗣思此事大聖人未必責此等小人想儒中英鬼陰見不平托名以罰之也亦可為戒

宋南昌李知縣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頽損且基址湫隘遂作新廟於縣南奉安日往移夫子聖像十餘人擡舉不動一士人在側曰夫是之謂仲尼李宰怒正色責之曰公為士子而敢慢先聖如此其人惶懼而退至夜忽被陰吏追到一官府曰李知縣有狀申汝侮慢先聖命左右扶過決大杖二十及覺如癡人自後更不識一字雖姓名亦不能寫

宋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竇氏翰竇出也竇之生歲月日時不利于夫遂減歲遷就吉辰而歸于張氏間與厥夫禱嗣於婦真觀之三清殿祝詞以所減之歲告焉繼育數子而翰父物故會婦

真觀火竇密以鎗五十萬與道士脩殿宇少時竇亦死後數歲翰為所憑以手執髻鞠躬曰聽聖語竇氏以詐偽之歲誣罔上真又弗詢于子私用家資已受考於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眾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繇是荆人率聞之噫女子增減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不小妄以告神罪尤大也專取家帑以用構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責怒矧非禮而用者乎

昔有一長者供養大乘法師日日說法忽設午齋大乘法師升座不食長者跪曰我今設齋願師攝受師告曰臭穢觸我不可食長者哀愍即向世尊作禮問言設食供養法師不食勝上之法何日聞見世尊曰僮僕以廁籌炊米不生敬心所以不食長者憂惱復以花香衣食施財供養於佛投誠懺悔僮僕後墮地獄身體俱然狀如火聚出大猛焰燁然不息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虫名曰鈎柴被諸毒虫嘗噉其身生畜獸中皆由往昔臭穢於師常食屎尿捨彼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邊地從彼死已遠墮地獄無量無邊受諸苦惱中嚴禪師水陸教戒儀載潼川人家以穢薪蒸作閨空中呼曰上聖不受食施主無利益以今其俗蒸作惟燒乾草以二

事觀之大而墮地獄小而無利益皆自不潔所致人家事天事神事親事長炊爨芻薪可不戒哉

漢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少明五經孝成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崢嶸上下高五十丈自崖址而入冬夏無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如五十許人深目多鬚鬚髮多黃長三四寸其與人坐或時忽然著高冠玄衣人不覺也衡府君在潁川自說其先祖有與根同歲者王莽數使使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遣廟掾王珣問起居根不答重遣功曹趙公山往達敬根但言謝府君別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民人大疫郡中死者過半太守大小悉病府君使王珣從根求消災除疫氣之術珣到叩頭述府君意根教於太歲泄炁上穿地作孔深三尺以沙著中以酒沃之府君從之病者即愈疫炁登時絕後常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到官以根為妖妄欲殺之遣吏呼根舉郡皆諫以為不可張府君殊不聽於是諸吏先以此意報根令去人至未及語根曰張太守欲得見吾何為也吾當往耳吾若不往恐汝諸人必坐我得怒當謂汝等不敢來

呼我也根即詣郡時賓客盈坐府君請根使庭下五十餘人將繩鞭杖立於根後府君厲聲問根曰君有道耶答曰唯唯有道府君曰有道能召鬼乎若不見即當戮汝根曰甚易爾遂借府君前筆硯書一符以符扣階錚錚然作銅聲即聞嘯於庭外聞者莫不肅然眾賓悉恐須臾廳南壁忽開數丈見四赤衣吏傳呼避道赤衣兵數十人操持刀劍將一科車直從壞壁中入到廳前而所見壞壁還復如故根即命車上鬼赤衣兵發車上烏被下有一老翁一老嫗反縛囚繫大繩勾頭府君熟視之乃府君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愴然流涕父母亦泣責罵府君曰我生時汝仕宦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後汝何犯忤神仙尊官使我遭收縛囚辱如此汝何面目立於天下府君下床向根叩頭乞放赦先人根曰唯唯麾赤衣兵將囚出去散遣之科車出去南壁復開車過壁遂失車所在根亦即隱去夫人當時暴卒良久乃蘇云見府君亡父母大怒言汝何故觸犯真仙使我被罪當來殺汝其後月餘府君及妻兒並亡

宋丞相江古心微時與二三友閑行至一廟乃男子神次至一廟乃女神

也古心與諸友戲以男子神昇至女神廟云送來入贅是夜古心夢女神  
欲衽而啓曰某乃貞潔之神奉命血食斯土請昇男神婦廟毋污我某以  
公異日當貴故來稟覆其三人隨從公者亦略加譴矣次日會諸友意欲  
話及各言夜夢女人詎責公遂隱而不言昇男神婦廟後公果登相位而  
諸友俱重病獨公幸免

宋潭州屬縣有典押張永者伐神廟木豎一居稍壯構架已畢但未粉飾  
張與其眷屬入內觀看常有人應答如喚茶則曰茶來如索酒則曰酒來  
不見有人但聞有聲衆謂此必廟神來取木而陰據此屋若先得官負福  
氣鎮壓然後徐徐遷入為好適有趙主簿赴任未入官舍先寓數日則其  
聲頓失張遂遷入室忽又聞有云你令官負來哄我候過獄中與爾相會  
自後寂然越一年餘張適坐累下獄未及一日昏憤而死徧身俱黑委官  
究問其僕供云早晨送飯乃煮一鰻鯉來與典押喫未久即卧而死其嫂  
曾云鰻鯉魚頭可以醫瘵今此頭尚存索至看驗魚乃四目其眷屬自知  
此必廟神為祟以戕其性命甘願息訟

宋王負外魏人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狼戾自暴出過神祠未嘗  
加敬或指而詈侮虜亮正隆初有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既延見為縱陳禍  
福其言似涉譏戒王不悅吞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恃  
力復諫匪朝伊夕熒惑真君將下臨君家速禳之尚可免戾王曰使禍可  
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來予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  
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辭王曰旬日前一宋  
秀才相訪意欲相恐脇吾固拒却不聽君豈其黨耶吾平生直心於鬼神  
之事無所畏敬君衣緋衣而姓宋得非熒惑之精乎復叱之其人出外仰  
天大呼即以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猶鴟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  
過能藝廬舍耳俄頃火燄旋轉散為數十炬王屋邸無遠近一切蕩然雖  
金玉堅白俱成煨燼其居之側有火星廟略無所損

宋千秋鄉民王庭傑家毫一鄉兄弟析居欲創大屋使工師求木嶺畔古  
祠有楮木堪用之度長三丈圍丈餘匠謂可作雙梁但神祠在焉為可懼  
傑素狠傲聞之曰正恐木不中度耳何足慮往觀之甚喜即命斫伐計從

中出赤如血施鉛解破有聲嗶嗶如泣竟治成兩梁及立柱欲舉又有聲如牛匠操斧詬罵將擊之誤中一役夫幾死是日具牲酒謝之巫祝纒焚紙錢暴得疾還家三日死庭傑殊不顧屋成之次年與弟庭佐以小忿興大訟陷弟於死地幾不免旋為僕告其曾殺人逮繫禁鞠三年坐徒刑配袁州貲產十喪七八妻子皆異疾繼亡庭傑追悔曩事而無及矣

宋温州瑞安縣民多事二郎神廟中一鼓徑三尺二寸不知何時何人所作民間遇災殃必擊之立有報格嘗一丐者往擊見壁上有朱書十二字云此鼓響盜賊長此鼓壞盜賊敗紹熙二年鼓自震響人以為憂纒數日果有巨寇群至百兵不能禦王仁傑惡予也入廟取鼓率眾昇贈之首方擊一聲恍惚有巨人在傍叱曰汝何敢動此鼓便當有報即不見而空中飛片紙書曰汝等動鼓以十日為期賊怒而碎之旬日後賊眾皆敗郡縣上諸朝廷勅封為感應侯

宋台州民夫婦偕往廣德張王廟焚香是日早婦取行厨饅頭食其一少焉入廟夫語之使勿行婦曰不遠千里而專為此來且止食一枚又非輒

烹豬肉何為不可遂入門升梳洗樓裝飾樓絕高大凡以至誠詣彼者多聞神王誦經之聲婦見欄干前別有胡梯將躡級而下蓋虛處也遂顛仆于地血汁從口出幸無他傷唯胸頰微損噦逆嘔吐夫視之乃所食饅頭也扶掖而還彌日方愈

宋台郡都監趙訓武所居與曹顯太尉第三子耘相近耘嘗夢到天宮自西廂迤邐過東北角望塑神一軀甚大瞻仰而行長松巨柏陰森滿庭肅然起敬傍有兩兌將就坐少憇神搖手止之曰不可知為祠廟急從東趨出所經履處屋以間計者踰數百覺而恍然其婿趙亮夫為廣德太守遣信來其女寄祠山圖一軸展玩之宛是宵夢所覩始萌奉事張王之意俄有携三畫詣其質庫求十千掌事者斬之答曰吾買時用錢三十萬此名筆也特以急缺之故暫行權質勿慮不來贖也閱其一乃壽星像以白曹曹命如數付與旋又求益至三凡滿二萬而去徐視其二乃祠山像貌丹青燁如其人後不復來於是決意香火訓武之子喚工摹寫捲納筒中置於佛堂久而忘加標飾都監忽若為物擊暈仆不醒遂作神語曰汝兒子

奈何拋我於污穢處家人莫知其旨或曰三哥心忽慢必其所為問之果然急使取之已失所在一小兒言前日見其婢擲一箇竹筒在後園枯井內試令下取乃像卷也污泥滿外而絹素不濕都監少頃即復常而婢疾作符療不效夜卧叫呼徹曉頭髮為鼠鬣盡經三日稍愈全如癡迷遂遣其出聽其自如曹氏舉家自後不食豬肉

宋潭州有兵馬都監出於天武禁衛兵籍得官既滿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行道過青草洞庭湖泊舟龍王廟下當其牲牢禮謁其人素強倨且憚費薦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憚宜每事加謹畏都監不懼夏夜月明坐於船艙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煜煜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諸神皆出嬉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為取彈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纔一彈落光采霍然而滅舟人竊以為憂明日詣廟審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偏體有拆裂紋昨夕彈丸正在裂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罄二年俸餘僅能償直慢神復咎如此全家惟恐怖幸不染魚

腹

宋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媒瀆之意左右戒之弗聽率十餘奴僕往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烟霧而興冷風激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腫為關關剪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翌旦移屯至期天宇清朗果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兩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真汚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宋會稽王氏子壯歲時以寒食節擊撲外人錢先詣土地堂焚香乞靈曰使我獲勝當執絃錘為謝既而不利王氏家約唯大節日得博戲適三日已竟念不能復取償意甚躁怒持杖叩擊偶像數十一僕妻洒掃見之勸止曰土地實主一宅所係亦大豈宜以小故加羞辱乃舍去後二日僕妻忽衝惡悶蹶累刻方蘇與夫曰恰夢中行到塢頭被兩吏牽掙若赴冥速

遇白頭老人烏帽道服問之曰此婦人有何罪吏曰亦無甚事老人曰若爾幸與我釋之我前日為一白頭公行打荷他相救今不可不報遂得放歸是時王氏子有父服裹白巾故神云然始知小小神祠固有靈響後王氏子發背瘡呼號而死人咸謂擊神所致云

宋建昌人黃昭度與其鄉人為商賈泊舟潯陽月下彷彿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僧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人不謹致其手鼎中今已潰矣其一曰不敬神明彼固為有罪但責之太過曰吾亦悔之顧無及矣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大黃為末調以美醋傅之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癥茲方甚良第無由使知耳昭度等適欲往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我以告遂造寺中詢之乃是夜有人設水陸於此寺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若有掣其手入鑊中數日楚痛徹骨欲死昭度等依神言療之數日而愈

宋平江常熟縣福山東嶽行祠廟貌甚嚴吳中謹事之有胡予文者踈峻人也嘗舟行經廟下乘醉與所善數人入廟有二判官相對所謂善惡二部者予文戲掣其惡者筆同行以為不可乃還之還至舟中酒既醒頗憶醉中事甚懼因昏憤狂慄忽見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遂逝去沿路默誦金剛經既至廟見兩人相向而坐其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為士人當識去就何乃侮我如是對曰為狂樂所迷了不自覺願乞微命以歸請後不敢皆不應予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予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能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即蘇徧身如舊惟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予文自是日誦金剛經七徧雖劇冗不敢輟

宋池州梁昭明祠累錢為幡守給邦人欲集幡錢為神請封典銅陵丞攝郡幕委董其事折幡僅及五萬丞忽顛仆嘔血而死

宋襄州龍興觀門推圮已久神王之像土塑毀剝僅存其骨有健步者取脚骨木歸以為薪其婦因爨置薪火中但見焦黑竟不成爨撤而去之婦生竈前自引其足燒于竈下頃刻焦然乃覺痛其夫視之足已爛矣



宋皇甫自牧罷融州通判赴調由長沙泛江六月劇暑自牧在舟中對神像之前袒裼不冠屨忽舟師大呼曰通判亟焚香龍入船矣驚顧有一物繳繞超出水面歷舟已似七八尺腥涎液滿舟中鱗如大盃其光可鑒自牧惶懼具公服百拜禱謝舟且平忽躍入水響如崩屋聲舟方無虞此又裸露褻慢之所致也

宋乾道中饒州行者法滿每以五更擊木魚報曉嘗欲竊東嶽行宮殿上黃絹帳幔迨暮潛身入伏於殿後伺祝史就寢及諸室燈火皆滅方擬盜出甫二鼓漸見遍殿燈燭熒煌侍衛竦立外神朝謁威風凜凜可畏須臾鬼卒數輩擒一老媪至庭下認其狀乃錦幪坊西居人王婆也法滿常因化錢故識之俄聞一吏抗聲數其過讀判語云徒一年而放獄卒即捽媪杖訖而出內外黑暗如初法滿竟穴壁竊帳而去明日沿門求化如常時至王媪家問安否其子婦言昨夜忽背瘡發痛不可耐平生不曾喫熱藥又無錢買金石丹劑不知何為患此見困卧床上法滿固默會但嗟嘆不與說所覩媪旋亦獲安乃悟放者不使至于死地法滿目擊其事略不驚

懼用帳染皂為直裰而題字不沒為廟祝所認訴于官杖脊刺環逐出境尋即死

晉義熙中餘杭有仇王廟高陽許憲為縣令憲男於廟側放火獵便穢祠前忽有三白顰從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撲其面欲去莫從遂燒死

宋婺源縣山寺曰感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破壞不葺天王殿圯以其柱為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葺乾道元年神降于法堂呼俱會名呵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面勢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食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棄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亦從厨下冉冉空行而去箱篋櫃櫥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烟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哀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嘗其主云汝乃蔽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發待旦持還之根藉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竿常時非二三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為神

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着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神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宋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鍾樓下其婦產子數日後一妾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褻汚曰速徙去不爾且有禍前日爨下食器破乃我為之汝誤答婢子矣馬氏謂為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咒祛逐厭穰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乃陳氏女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為號今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扣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益為語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若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為驗自此信宿有娼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剎竿又旬日宣州僧曰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雖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

者皆如其說

宋何澹之東海人官至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視之澹之為說所見慧義曰此牛頭阿旁即狀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恨不革頃之遂死

元嵩縣東嶽廟甚嚴年例以三月二十八日市民慶賀嶽帝壽辰每當酌獻第四盞例是樂奏萬年歡至元戊寅樂人萬壽心思是年荒歉既無人主事又無祓待遂只奏商調小曲後萬壽夢被綠衣吏攝至嶽廟清源真君殿下真君問曰前日嶽帝生日酌獻尔如何第四盞只奏小曲萬壽竟無辭以應真君判云決脊杖二十連病三年押赴海外鬼司收管次日果背發一疽其大如盞連綿三歲而死

昔樊師發迹長安漸至于關音國比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音盆音羅漢乃告敬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兩

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填路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  
宋安城荆山劉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建水陸能翁作無遮榜頗  
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廁透燈滅有從廁中呼淡居淡居能翁走入齋據案  
坐聲又在案下坐登榻睡聲又在榻下矣且云與君人鬼異途何用相毀  
如此能翁恐甚遂得心疾不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五